

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和朋友们在某酒楼大厅一隅用餐,冷盘摆齐后,热菜一道一道地上。
举箸张口间,细听席上友人天南海北漫谈,闲看走道里服务员来来回回地递送,一种悠然、恬淡,漫上心头。

进入状态

陈美

突然,一阵悠扬的旋律传入耳鼓,仿佛广袤的草原,蓝天白云,踟蹰的牛羊好像是滚落在绿毯上的珍珠……是萨克斯名曲《回家》,如泣如诉,不绝如缕。

循声望去,临窗的一桌“银发无忧”正虔诚地欣赏着“避席”而奏的“小红帽”。“小红帽”面对着朋友们演奏萨克斯,我们只能远远地看到他的背影。他不魁梧,白衬衫,背带裤,勾勒出了一种优雅的绅士风度。从他上下起伏、左右摇摆的身姿,我们看得出他演奏得很投入。一曲完毕,大厅里响起了掌声,也有杯子撞击桌面的声响,他向各个角度的食客鞠躬示意,随后又演奏了一曲我们说不上的曲子。

在座的小芳是学古琴的,我们建议她下次聚会时,也来一曲助助兴。她认真地说,不行,弹琴是要有准备的,要酝酿情绪,甚至点上炷香,让心完全地安静下来,慢慢地进入状态。

状态好的时候,他先生的“葫芦丝”自然而然地加入,美妙极了,真是“琴瑟和谐”。然而,状态,尤其是好的状态,常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

所以,进入状态,需要营造气氛。
“小红帽”的气氛,也许来自半杯红酒的酒力,也许源于一桌友人的期许。

我曾经很是嗔怪曹老师起身总不灭台灯,哪怕中午小憩,也不关灯。我觉得那是无谓的浪费,总是勤快地地摁下开关。

有一天,他终于吐露心声:灯亮着,那是一种召唤,是工作未完的指示,我必须坐下来,而且只有坐下来,才心安。灯灭了,重新进入“状态”,需要意志力。一枚印章,这几个字如何排放,不知打了多少遍腹稿,写到纸上又不一定是想要的效果,几番推敲,几番修改,这动刀前的心思,很是磨人的。

中央美院的吕胜中教授在他的著作《走着瞧》当中,记录了这样一件趣事:“很早以前,我结识大西北的一位叫王兰畦的巧手老婆婆,她剪花,我在旁边看。她剪时那种全神贯注的人境令我感到一种被忘却般的清冷,就轻轻问她:‘你心里头想什么?’她过了好长时间才停住手,缓缓地说:‘什么都没想,心里头空空的。’她在黄土地的世界里从容地剪着自己的世界。她的《娃娃狮》入展中央美术馆,惟妙惟肖,栩栩如生。而这种让人痴迷的力量,也许正是来自于她的静气。”

由此,我想到上课也是要进入“状态”的。上课时手里拿着教案,或者把教案打印成A4纸,夹在课本里,不时去瞄一眼;要不就做课件,复制粘贴,PPT上密密麻麻,让学生一段一段地读……这样的课堂,老师人不了戏,学生难免无聊枯燥。

我曾经听同事说,上课是一种极好的治愈,课前头痛脑热,精神萎靡,一副病怏怏的样子;一进教室,就举起袖子,冲锋陷阵,一副斗士模样。坐在这样的课堂里,应该是如沐春风的。

进入“状态”,其实就是“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”也。

盲赞

李云杰

微信时代,一不小心,朋友圈里就进了让人无语之人。比如某君,不管我发什么,他都点赞。直到我发圈时写明不需要点赞,人家还是习惯性地一路盲点,那秒赞的速度,很容易判断出他根本没看内容,如此点赞为那般?难道是为了让人记住他?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伞语:若不为人遮雨,谁会举你过头。

1898年夏,五金大王叶澄衷在张家浜实地考察,看到一群孩子在河滩玩。潮水正悄悄涨起,他急喊:“交关危险!快回去!”没想到孩子们骂:“依格老头子哪能介要管闲事,阿拉白相关依啥事体?”

风景这边独好

叶良骏

他回到家中左思右想,认为儿童顽劣,是因为上不起学。想到外强凌辱、国运多舛,都与教育不力有关。他喊出了:“中国之积弱由于积贫,积贫由于无知,无知由于不学。兴天下之利,莫大于兴学!”他买下30亩地,捐10万银两,嘱后人在此地办学堂,弥留之际留下遗言:“齐心协力,促其所成。”

1900年6月24日,学堂在张家浜破土兴建,建到一半,10万银两所剩无几。长子貽鉴将分得的遗产10万银两全部捐出。1901年4月16日,我国第一所由国人创办的以班级授课制新式学校开学。叶氏兄弟六人又捐10万银两,使澄衷蒙学堂得以正常运转。至今,东余杭路,丹徒路、公平路、唐山路街区,只因有了这所学校,生机盎然,已120多年。

学校吸引了诸多名家。首任校长刘树屏在总教习蔡元培(后任校长)协助下,编了著名教本《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》,被誉为晚清民初启蒙读物的发轫之作。书中不仅图说常用字3500个,还将刚传入国内的化学元素、百科知识等包含其中,成为长期广受欢迎的训蒙教材。

“澄衷”的天空群星璀璨。章一山、曹慕管、葛祖兰、吴友孝、王震、丰子恺、钱君匋等大师名流先后任职。学校还请了一大批中外著名学者专家来讲学,有黄炎培、章太炎、陶行知、李公朴、马寅初、刘湛恩、林语堂、夏丐尊等。如1921年10月20日,一位哈佛博士,作了“中国与世界”的演讲,从美国人的视角发表个人意见:“必须中国人自己振作,奋发有为,才可日渐富强!”

1914至1937年20多年里,就有150多位名人来作了170多场演讲。活水源源而来,开拓了师生视野,活跃了办学思想。办学开放,名师云集,学校英才辈出。胡适、竺可桢、李四光、倪征燠、李达三、陈虞孙、陆俨少、王怀琪、袁牧之、陈鲤庭等都从这里走出。

这是一片流淌红色血脉的土地。学校地处杨浦、虹口一带,是上海产业工人聚居地之一。校园里洋溢着进步、民主的气氛,又秉承承乐善好施的情怀,接纳无数贫苦工人子弟免费入学,名闻四方。这块沃土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提供了场所,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1920年5月1日,在澄衷操场上召开了上海首次纪念五一劳动节的集会。为此,陈独秀与陈望道有过一次商谈。陈独秀指出,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,必须做好宣传马克思主义,开展工人运动,推进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三方面工作,“我们的工作不能停留在作文章上。”陈望道认同这个观点,同意出席集会。这次集会是开展工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,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,才能为党的建立奠定坚实的阶级基础。由陈独秀发起并参加的影响广泛的集会,与会者五百多人。他们聚集在操场上,高举红旗,群情激昂,“劳工解放”的吼声首次回荡在上海街头。

七夕会

我有一件长5毫米,宽3毫米,他赠予的《咏梅》微雕。在犹如米粒大的画面里,一棵凌空横斜的梅树,虬枝上堆积着飘落的白雪,映衬着绽放的红梅,一旁伟人毛泽东左手挽着大衣,以指点江山的气魄,高瞻远瞩地凝视着远方。尤其丝丝黑发与炯炯有神的眼神,为大家熟悉的那颗顽痣,都分毫不差地得以展现。令人称绝的是在作品的左上方,还用毛体刻下了49字咏梅诗的全句,右下方有作者款识。这件作品线条流畅,色彩丰富,诗书画印俱全,堪称精品。

七夕会

微雕艺术的形式在于微,它虽不具有其他艺术形式一目了然的观赏性,但有其独特的魅力。当凝神屏息在显微镜前,身心沉浸其中,品赏微小空间里的大千世界之际,会心静如水,思绪却不由得翩跹起来。

这几天,一直回老家,天天早起,天天发现,到了冬天,老家的人就生活在霜里了。每天一大早,我就看见母亲的头发上,睫毛上都沾着一层层的雪花,雪花很小、很细、很白,活像母亲做塌饼的面粉,它们把母亲的头发染得更白,把母亲的睫毛拉得很长。我知道那是霜,霜只有起早的人看得见、碰得到。母亲没有把霜抖掉,也没有时间抖掉。在这清冷的冬日,所有的早上都是一副霜打的情状,所有的时间都是母亲自由支配的光阴。

霜落天下

高明昌

风很静,地上的老树叶子打着小圈儿围到了母亲的高帮雨鞋上,雨鞋上都是小草,都是烂泥,都是水渍,母亲走路就像拖着泥块一样,需要用力。我对母亲说,不是不让你下地了吗?母亲说,人闲着人就冷。是的,闲着反而冷,但闲在被窝里却是暖和的。我感叹的是:每晚,当我们以命令的口吻要求母亲什么活儿都别做的时候,我却忘记了一个事实,每天早上,母亲总是第一个起床,起床了,我们管得住吗?管不住的,其时我们还在梦里。

母亲老了。霜打在她的身上,不再随风逝去时,她就变老了。多年来,我看见霜改变了许多人的模样。从我记事时起,当万物披上雪白的霜衣后,母亲还是天一亮就起身,还会在自留地上忙东忙西。我有时去田里,溜到母亲身边,看母亲弄弄蔬菜。风来了,风大了,母亲会伸手示意我停下脚步,示意我躲在她的身后。那时我就贴在母亲的背上,风就对着母亲吹。母亲说,躲好。有时,母亲瘦弱的身体挡不住寒风,母亲就说,回到屋里去吧。而她的手,却时不时地触摸到满是霜的菜叶菜根上,好像在屋里掸灰尘一样的轻松自在。

母亲看蔬菜的眼睛是雪亮的,拨弄蔬菜的手是轻盈的。几十年,每年霜落天下后,她就对我说,霜打了,青菜就会慢慢甜了,霜打一次,青菜就甜一点。我点头表示赞同。每天晚上烧蔬菜,我总是期望青菜很甜很甜。而事实呢?事实是:一天、两天过去;一周、两周过去了。青菜才不涩,青菜才变软,青菜才有点甜了。天气最冷时,霜打最重时,那个甜才是柔软的,才是顺意的。那时确信:糖的甜不是真正的甜,真正的甜是青菜的甜。它来自于云端,更需要时间,最后才成就于青菜。

即使到现在,我也经常看见,母亲一直在青菜田里走走看看,每一次都一派虔诚。看久了,母亲有时会在畦与畦之间放不下脚步,身影摇晃不定,看上去像是要跌倒的样子,我很心疼。看看菜叶上满是霜,路上却看不见霜,但母亲已走不稳身体了。我知道,母亲不应该一直去菜园里忙碌了,她会摔跤的。我嘱咐母亲回屋休息。心里想,如今的母亲,已经被霜赶回了家,母亲能够站立身体,但不能蹲身看她看菜了。霜霸道她应该在家里歇着,歇着看树上的霜。

再能干的人,也会被这雪白的霜熬老的,熬干人的皮肤、熬出脸的皱纹、熬白你的头发、熬到你瘦骨嶙峋。如今,霜再次落到母亲的头上,白头发就是湿漉漉的样子了。我也是,看着一年又一年的霜在青菜上,看着看着,就把自己看老了。现在的我,走进了很少有霜的城市,无法看到有霜的青菜,偶尔会心生懊恼的。那时感觉,与其多想,不如回乡。在老家,地上,青菜上,都有霜。霜的凝华是个过程,回家也一样。

在革命者的引领下,“澄衷”一直在原址坚守。各个历史时期,都有澄衷学子为中华的崛起而牺牲。血写民主第一枪的史霄雯;为民族解放赴难的何友琼,轰炸日寇军事目标殉国的俞时骧,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林炯……他们永远是“澄衷”上空闪亮的星辰,至今还在光照后人。120多年来,学校抵住了外国商人的威逼利诱,挺过了日寇的掠夺践踏。躲过了岁月的风霜雨雪,就如叶铜像几度遭劫,仍在校园挺立一样,风景这边独好!

四年一次的世界杯开赛了!我算不上球迷,但上届俄罗斯世界杯的半决赛却让我记忆犹新。记得那么清楚,完全是因为那天晚上发生的另外一件事。
2018年7月,我与朋友跟团到英国开始为期半个月的旅游。11日是我到达的次日,时差还没完全倒过来,游览日程又排得很紧,一大圈兜下来人困马乏,但一进酒店困意顿消,大堂内灯火辉煌挤满了人,目光全集中在墙上的挂壁电视机上,满脸兴奋,原来这天是世界杯英格兰和克罗地亚的半决赛。

这天实在累了,洗漱后我很快就睡熟了,突然间,肩上被一只手拍了一下,有人在耳边轻轻说:“快醒醒!”睁开眼,同屋的周老师神色紧张的脸正凑在我面前:“你听,什么声音?”我猛然清醒,侧耳细听,房间里奇怪的“唧唧”声。我们四处寻找,以为是无意间触动了什么开关,但找来找去找不到。夜深人静,那不明所以的声音一声接一声响着,似乎在催促,令人不安,“是警铃!”周老师似乎清醒,快步过去一把拉开房门,一名披头散发穿着睡裙手抱孩子的女人出现了,探头一望,她身后是长长的一支队伍……我回房间抓起手机就往外跑,那一刻我想起很多可怕的场面,迅速判断,最重要的是手机。队伍里的人显然都是刚从床上起来,穿着睡衣背着包,有的抱着熟睡的孩子……睡眼惺忪却没人慌张、叫嚷、奔跑,我的心也随之渐渐镇定。大堂里有很多客人,前台站着两名身穿消防背心的人员。导游说,消防队正在酒店检查,请耐心等待,等多久?不知道。困倦又上来了,我住过很多酒店,这样半夜三更被警铃叫醒的事还是第一次碰到……大约过了个把小时,才宣布没事,可以回去睡觉了。问究竟,答复是,发出警铃声的是一个空房间,大概是英格球输了,球迷借此发泄一下吧。

在短短的半个月中,这还不是唯一的一次,从北爱尔兰的都柏林到伦敦转机回上海时,因上海台风,在伦敦希思罗机场附近酒店滞留一晚,半夜又闻警铃大作,这次有经验了。英国酒店的警铃大概太负责了,微小的触动都要报告,经常这样“狼来了”。回去睡觉。刚睡着,又被“负责”的警铃叫醒,这次,不睬,接着睡。

雅玩

微雕,顾名思义是一种微小精细的雕刻,其技艺历来被称为“神工、鬼工、绝技”,是我国传统工艺美术中最小的艺术品。其历史源远流长,远在殷商时期,就有在1.7平方厘米刻有30个小如芥籽,细如秋毫占卜文字的甲骨文;唐代也有在四平方厘米上,精刻260字《心经》全文的微雕铜镜。

我对微雕的最初了解,来自语文课本中的《核舟记》,明朝微雕艺人王叔远,在“曾不盈寸”上雕刻巧夺天工的精美核舟。而对微雕产生兴趣,则源于老友唐洪亮。他历经五十余载以刀代笔,孜孜不倦地潜心探索创作,擅长在头发和芝麻米粒大小的牙骨、珍珠玉石上展现书法,绘画艺术。作品曾荣获“世界吉尼斯之最”及国内外诸多奖项,被众多机构及个人收藏。他的红色经典题材作品,在业界堪称一绝,是当今微雕艺术领域一位杰出的佼佼者。

微雕里的大千世界

周进琪

操刀前,一般会在上半夜抓紧时间小睡一会儿,到午夜万籁俱静时,开始起床作准备。先喝上一杯清茶醒脑提神,然后盘腿静心打坐半小时,把情绪气韵调节平和,做到心无旁骛,意念全部集中到创作的画面后,才动手创作。只有做到意在刀先,才能入刀有神,随心所欲。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。唐洪亮还打破了非黑即白的传统,他用一支自制的鼠须笔,由开始的几种色彩,直至可以表现出令人瞠目的四十多种色彩。还开创性地发明了夜光、朦胧、重彩、起皱、裂纹等技法,为微雕这门古老的工艺,注入了新的活力,也将他的微雕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。

「负责」的警铃

王安诺